

“探秘商丘古城”系列之三十三

朱襄城(三):扑朔迷离春秋夏姬墓

【阅读提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夏姬就是这样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美人。她不仅是春秋四大美女之一，也堪称中国古代色伎双全的第一“性感尤物”，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说因夏姬而引起国际战争，春秋有好几个国家之亡都与她有关。用熊飞骏《历史在这里哭泣》里的话说，夏姬是与西方海伦齐名、能使智力正常的男人陷入群体疯狂的美女。

夏姬兼具骊姬、西施的美貌和妲己、褒姒的狐媚。直到40多岁，仍保持着青春少女模样。由于她与陈灵公等三位国君有不正当关系，人称“三代王后”；她曾先后7次结婚，史载“七为夫人”；有9个男人因她而死，又称“九为寡妇”。尽管如此，追求她的男人还是前仆后继、无怨无悔……

历史上还没有女人像夏姬那样把“性魅力”发挥到极致，也没有哪个女人如此吸引男人们的历史眼光：她的事迹在《左传》《列女传》《谷梁传》等古籍中皆有记载，7次出现于《左传》之中，5次出现于《史记》之中，《诗经》中涉及到她，《国语》中也提到过她。日本官城谷昌光著有小说《夏姬春秋》，描写夏姬的一生。

而这样一位倾倒众生的千古绝艳，却和柘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子，在这里外遇，据说最后魂归这里。

《太平寰宇记》卷十二记载：“夏姬墓：在（柘城）县东北二百步。”而《天下名胜志》云：“夏姬墓，在（柘城）县界，即陈株野之地，皆传闻之讹，未曾深考故耳。”《柘城县志》亦有记载、考辨。

夏姬墓到底是否就在柘城？这样一代美色为什么会在柘城结婚、生子、外遇？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开始根据文献史志记载，赴柘城进行实地探访与考证。



文/图 马学庆

从《诗经》说起：“一代妖姬”的风情万种

《诗经·陈风·株林》云：“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这是一首纪实诗，是嘲讽春秋时陈国的国君陈灵公君臣三人与当时著名美女夏姬私通的事。翻译成现代文：他们为啥总是去株邑之郊？是去找夏征舒游玩吗？其实不是去找夏征舒，是去幽会其母夏姬！驾起大车赶起四马，停车在株邑之野（与夏姬相悦。换乘轻车赶起四驹，在株邑之郊（与夏姬）行鱼水之欢！

株林，古地名。马瑞辰通释：“株为邑名，林则野之别称。班昭《续郡国志》曰：‘陈有株邑，盖朱襄之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柘城县志》：“上古，朱襄氏之都。”1991年《柘城县志》：“夏称‘株野’。”可见，夏姬与陈灵公幽会是在今柘城一带。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为什么会居住在陈国的株邑呢？这要从她的丈夫夏御叔说起。

自陈国开国国君陈胡公曾封地胡襄城开始，今柘城一带即是陈国重要属地。至第16代国君陈宣公生公子少西（字子夏），少西生子夏御叔（以父亲字为姓）。夏御叔为陈国大夫，封地株邑（今柘城）。

夏姬，郑穆公之女，母亲为少妃姚子。作为公主，自幼丽质妖娆，性格开放早熟，未出嫁时便与族兄子蛮私通。在这期间有史记载她得异人传授房中术“素女采战术”，能采阳补阴使容颜永驻。不到三年，公子蛮死去。为了让女儿安分一点，穆公把她远嫁到陈国株邑，做了夏御叔的妻子。她从此从夫姓为夏姬，生有一子名夏征舒。

夏姬嫁给夏御叔不几年，丈夫就病死了。夏姬年近40岁，但容颜依旧如少女，后与陈灵公及其两位臣子——孔宁、仪行父在株野私通。按夏御叔辈分，陈灵公是夏姬的堂侄。君臣三人甚至都持有夏姬的内衣，在上朝时拿出来相互嬉戏。他们的丑行闹得全陈国上下都知道，百姓们于是作了《株林》一诗讽刺此事。大夫泄治劝谏灵公，未料灵公恼羞成怒，让孔宁、仪行父暗杀泄治。一日，君臣三人在夏姬家中饮酒作乐，竟拿夏征舒的身世作为玩笑的题材。夏征舒忍无可忍，趁灵公要离开时将他射杀，并自立为陈国第20代国君。孔宁和仪行父趁机逃到了楚国。隔年，夏征舒便被楚庄王讨伐，兵败后被处以车裂极刑。楚庄王将夏姬俘虏至楚国。

楚庄王倾倒在夏姬的美貌，有意纳她入后宫，此时大夫申公巫臣劝他不要因此留下淫荡的罪名。后来楚令尹子反欲得夏姬，亦为巫臣所劝阻。理由无非是“红颜祸水”之说。最后楚庄王让夏姬成为嫔居的大夫连尹襄老的续弦妻子。

连尹襄老娶了夏姬不久，在郟之战中，被晋国大夫荀首射死。这时襄老的儿子黑要不但没有急于寻回父亲尸首，反而跟继母夏姬私通了起来。巫臣命夏姬先回娘家郑国，承诺会下聘娶她。之后，巫臣设计夺得夏姬叛逃晋国，其家人则为当年想娶夏姬却被巫臣劝退的子反等所灭。巫臣反击，使晋扶吴抗楚，开启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序幕。

刘向的《列女传》中提及夏姬“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是一个兼具美丽和风骚的女人，身处于春秋列强夹缝中，注定饱经沧桑。也许正是她颠沛流离的传奇，才被人们念叨了数千年；也许她并不会什么采补之术，只不过恰好与几位“名人”产生了暧昧关系罢了。但是围绕着她石榴裙转的，多数不得善果。

不过，夏姬最后的归宿还好，总算找到了一个痴情且可以相伴的巫臣。夏姬与巫臣婚后，生下一个女儿。此女后来与晋国大夫叔向结婚，生下一子羊舌食我。从此后再无关于这二人绯闻的历史记录来看，巫臣和夏姬的爱情生活应该是美满和幸福的。



容潮白瓷塔处为旧北门大家遗址

柘城夏姬墓：“三代王后”香魂归何处

在柘城县旧北门村东南角的旧北湖内，有一高大的土垠堆，就是世传中的夏姬墓。

8月15日，笔者在柘城县史志办主任朱卫华的陪同下，进行了实地勘察。朱卫华介绍，这个垠堆如今被文物部门称为柘城旧北门遗址，又称“旧北门大家”。

清光绪《柘城县志》对此冢有记载：“北门外故城积水中，一丘巍然，高可雨仞有奇，广可十亩，题志封树，一无可征，乡人不知可凭，而群名之曰夏姬冢。”

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亦记载夏姬墓在柘城县故城“东北二十步”。

由此可见，春秋至清2000余年间，世人皆以柘城旧北门外的大冢为夏姬墓。

但亦有学者对此冢提出质疑，认为非夏姬墓。清代邑人陈朴在《北郊疑冢辩》一文中提出三点证据：其一，他认为柘非陈邑。“既非陈之邑，则陈亦安能以他国之土田，为其大夫之封地乎？”其二，他认为陈至柘城路途遥远，灵公会夏姬不可能达到“朝夕而往”。其三，他认为夏姬最后嫁巫臣，不会再葬柘城。“姬久为巫臣所据，则其死也，谁为之返葬于夏氏之冢乎？”

从现在的文史资料考证，陈朴所言有失偏颇。其一，柘属陈邑，《史记》《柘城县志》等史载凿凿。陈国开国之后三代国君或封胡襄，或封远襄，皆柘城一带。且陈惠公避难柘城，留下陈氏一支。夏姬之夫夏御叔亦封地株野。其二，爱河中的男女容易失去理智，加之陈灵公荒淫无道，幽会情人夏姬，自陈地至柘城“朝夕而往”亦可理解。再者，陈朴认为“朝食”是早晨吃饭时灵公已入柘城，误差，此词实为性交的隐语。其三，春秋时对女性行为操守的束缚尚未形成，所以导致春秋男女之事的混乱和开放。每年春天高禘庙前祭祀时，青年男女是可以公开交欢的。《周礼·媒官》：“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不时也，奔者不禁。”所以，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当时，夏姬敢于如此开放亦大环境所致。夏姬逝后，按当时礼俗，归葬柘城亦有可能。

时礼俗，归葬柘城亦有可能。

史志中又记载此冢为夏御叔墓，这是为什么呢？清光绪《柘城县志》：“夏御叔墓：在旧城北门路东。按：《大明一统志》及《河南通志》，亦载此墓。”清代邑人陈朴曰：“后之人亦有知其非（夏姬墓）者，未及考证，从而更之曰夏御叔之墓。”不过，陈朴对此冢为夏御叔墓也提出了质疑：“不知御叔不过陈之大夫耳，恐亦不得而有此用隧之墓也。”

如今，柘城县在旧北门大家上新修了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白瓷塔。为什么会在此处修塔呢？是因此冢当地人又传为瓷神台。据柘城历史文化学者李树峰介绍，相传，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黄河决口淹没柘城旧城，白瓷姑娘化作高台救百姓。民众为了纪念白瓷姑娘，常常来此高台烧香叩拜。而白瓷姑娘在高台上变出许多白色金边的陶瓷碗、盘，供善良而虔诚的穷苦人使用。于是，人们便称此台为瓷神台。后来，瓷神台被官府霸占，贪婪地攫取瓷器，白瓷姑娘十分生气，从此就再也没有瓷器出现，瓷神台却由此出了名。

自1974年以来，经市、县文物部门多次调查，考证该冢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原来很大的土丘，现已被削小，呈扁圆形。现四面环水，一丘突兀，茂密树木中有白瓷塔，西侧有新修道路通向北门村。

朱卫华介绍，据勘查，该垠堆南北长132米，东西宽140米，高约3.5米，内含两汉墓葬。地表以下灰土层深3米。在此发现有方格纹、篮纹、磨光黑陶陶片、甗和手捏附加堆纹陶器。加工的角制狩猎工具、蚌器等文物也出土不少。1978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派人对该遗址做了详细的调查，认为该遗址属龙山文化早期遗址。2000年，旧北门遗址与柘城故城遗址、邵园汉墓一同被批准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夏姬在柘城成婚、生子，外遇当是史实，而旧北门遗址到底是否其墓冢，尚待文物部门进一步发掘考证。